

诗歌评论

诗歌是一种觉醒 也是一种道德的坚守

——评印子君诗集《身体里的故乡》

◎牛放

·延伸阅读·

《身体里的故乡》诗选

成都

这个早晨,我坐在桌前
用正楷,把你书写了三遍
第一遍,我成为了你的一点
第二遍,我还是成为了你的一点
第三遍,我仍然成为了你的一点
对于你,这一点,很小
但并不是可有可无
能成为一横能成为一竖
让你有一副端庄的面孔
当然是我所希望的
但突然想到
杜甫也只是你的一点
巴金也只是你的一点
我先是吃惊,后是羞愧
那么,就让我这小小的一点
白天是一只飞翔在你楼顶的鸽子
夜晚是一盏悬挂在你天空的月亮

石经寺遇雪

龙泉山把一座古寺
藏得这么深,也被雪
找到了。我跨进大院
看见满地的白,才相信
雪早已皈依佛门
这些云游四海的行脚僧
总是在冬天带回福音
无处下脚的我,刚抬头
一朵雪花,从高高的屋顶
跳下来,直接扑进我怀里
很显然,不是我招人喜欢
是他投错了庙
在神面前,我必须承认
自己六根不净

柳树是邛海放下的门帘

阳光太透明了,这是一个
奢侈的中午。天空骑着白云
飞翔,把蓝色的舱门,全部
打开,任阳光从高高的头顶
一筐一筐倒下来,遍地都是
金子在滚动,已顾不上弯腰
去捡。我今天是来赴十五年前
与邛海的约定。昔日的廊柱
风化了指印,白色的栏杆
是一封封装成筒没寄走的书信
当站在柳树下,我伸手撩开
长长的柳丝,看见邛海抬起头
羞红了脸,才知道岸边的
每一棵柳树,都是邛海
放下的门帘。我轻轻一迈步
就跨过了秋风这道门槛



印子君

1967年7月生于四川富顺。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诗集《灵魂空间》《夜色复调》《身体里的故乡》。现居成都龙泉驿。



《身体里的故乡》
印子君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出版

投稿邮箱:1472338488@qq.com

幸福成都 小魔方

责编 李晓 责校 王新英 美编 李丹

新诗写到今天,多少有些尴尬。尴尬的不仅仅是新诗在大多数国人面前的地位,在新诗人和新诗爱好者圈内也同样是尴尬的。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埋怨国人不懂新诗,不理解新诗,那未免失之公允。回望新诗走过的一百年路程,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曾经那么多的诗人,那么多的国人热爱诗歌,甚至登峰造极到举国皆爱新诗,举国皆迷新诗的情形,而且持续并不算短,这种文化现象是有目共睹,不可否认的。那么,为何现在就不懂了?就不爱了?我们还是应该反思反思,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这样或可更为客观些。我以为诗歌见不得虚假,真情、真诚方可使诗歌显露出魅力。当下许多诗人浮躁,包括写作多年的一些资深诗人,他们放弃了真情,放弃了真诚,他们既不关心真实的生活,也不关心生活中的民众,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不关心读者,他们只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小情绪、小情调,故而最终也被读者所抛弃。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悲哀。

在新诗被国人高度赞美和认同的时代,有一种公认的通论:愤怒出诗人!诗歌是青春的产物。也就是说,好的诗歌是须要青春勃发那样饱满的情绪,须要大喜大悲澎湃的激情,这个激情无论是爱还是恨都必须澎湃的、激烈的。温吞水一般的情绪不是诗人的情绪。在这种理论基础上,我们读到了许多好的优秀的新诗作品,也成就了一批好的优秀的新诗人,他们已经像李白、杜甫、苏轼一样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传世诗人。

—— 贰 ——

诗人印子君就是一个具有真情、真诚,并具有澎湃激情的真诗人。

我知道印子君的大名先于知道他这个人,知道他的大名是因为喜欢他的诗歌,因读诗而知其名。之后我们有了见面的机缘,一交往就是十多年,一次比一次印象深刻。简单评说便是:人品好,诗品好。在当今中国,当得起这六个人并不多,所以这六个人是有些斤两的。

印子君出生在四川富顺农村,家境极为穷困,5岁丧母,由年迈的祖母和忠厚朴实的

父亲拉扯大。他自小就随大人参与田间劳作,耕种犁把挑抬背拉样样在行,因而养成了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不畏困厄的品性。他的故乡富顺自古有“才子之乡”美誉,历代科举中高中进士和举人的人数比例,以及现代四川和中国文坛的众多文化人成为了毫无悬念的佐证,在蜀中可谓尽人皆知。印子君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也潜移默化地孕育了他立志成为诗人的梦想。他的所有生活行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但在这条艰辛的路上脚踏实地,恪守文人如其人的信条,秉承传统文人的君子风范,绝不搞歪门邪道走捷径,始终以作品说话。

我读到印子君的第一本诗集是2002年秋天,这本叫《灵魂空间》的诗集列入“当代诗丛”,由《诗刊》编委、著名诗评家朱先树先生主编,1999年1月在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读《灵魂空间》时我还在《草地》文学双月刊任主编,说老实话,那时每天审读编辑众多的投稿已经令人头昏脑胀,但许多诗友送的作品集仍要挤出时间拜读。我读《灵魂空间》前也没有上心,觉得不过就是一本普通的诗集罢了。当我读过几首后,我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变,我被他的才华,他的奔涌的激情,他的新颖贴切的诗歌意象,生动美妙的诗歌语言所深深打动。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集子,并且将它作为我那段时间的枕边书。

—— 叁 ——

关于诗歌,有些人写了许多年,也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甚至可以说在文学界和读者中都混成了“著名”。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少真东西,虚妄的自信使自己糊涂,也让读者蒙受了欺骗。这些人常常是说起来头头是道,写起来指手画脚,研讨起来装神弄鬼,以此掩盖平庸、贫乏,甚至有人写了一辈子诗都没有找到感觉。而印子君阅历丰富,情感充沛,他的创作是有感而发,有话想说,不吐不快,他心里蕴藏的感情是真感情,所以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作诗,技术方面的学习不是太难的事,而有没有值得表达的东西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肚子里没有东西,无论你有再高的技巧,都不能写出好东西来。所以,阅历和见识

—— 肆 ——

诗歌、诗人落难到了这个份上,诗人们是有责任的,我们真应该摸摸自己的胸膛问问良心,我干了对不起诗歌的事情没有?当然,诗歌本身依然是崇高的,诗歌事业依然是光荣的,这些现象丝毫不会也不可能动摇诗歌在人类精神领域的伟大和不可或缺。

印子君的真诚、厚道和义气,或许正是契合了诗歌的个性,他的诗就是这个时期的一种觉醒,也是一种道德的坚守,《身体里的故乡》或可掸一掸那些弥漫的尘埃。这部诗集,跨越20年时空,是诗人印子君20年诗歌作品精华的集结,也是他20年“成都生活”的可喜收获,其作品的深度、广度和厚度均大大提升,早已今非昔比。

(牛放 著名诗人、作家,曾获中国西部散文奖、冰心散文奖和四川文学奖等)

传承川西灰塑艺术的民间艺人

□文/吴志维

成都的安仁镇,拥有全国最大规模的民国公馆群落,现存公馆27座。这些民国公馆建筑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就是灰塑。安仁公馆堪称民国时期四川灰塑艺术的集大成者。这其中,就有潘有余老先生这样一群灰塑艺人,在安仁公馆的保护和修缮中,将传统灰塑艺术薪火相传。

► 马未都称赞潘有余的灰塑作品

安仁以公馆建筑扬名,而公馆建筑的装饰则以灰塑最为出彩。数十座精美的中西合璧的门楼、富含中国传统吉祥文化的屋脊堆塑、随处可见的建筑装饰小品,无一不是灰塑佳作。

2010年,著名收藏家马未都考察安仁民国公馆群落时,对安仁公馆灰塑的保护和修缮赞叹不已。在考察郑子权公馆时,他驻足在三幅原创的灰塑作品前,反复玩味,赞赏作者的巧妙构思和艺术造诣。这三幅灰塑作品分别为“道源鹤鸣”“窗含西岭千秋雪”和“高堂神灯”。创作这些灰塑作品,并主持安仁公馆灰塑修复的,就是民间灰塑艺人潘有余老先生。

灰塑,是以石灰为主材料,在建筑墙壁、屋脊、门楼上创作的形如圆雕和浮雕作品工艺。它是岭南传统建筑装饰艺术,在明清两代最为盛行,多见于祠堂、寺庙和豪门大宅上,民国时期在四川民居中被广泛使用。灰塑工艺精细、立体感强、色彩丰富,其题材广泛,通俗易懂,多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人物、花鸟、虫鱼、瑞兽、山水及书法等。

► 在人生低谷时结缘灰塑艺术

1962年,18岁的潘有余考上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一年后,因为时代的原因,出身书香之家的他丧失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不得已开始了在阿坝州的建设工作。潘有余只是只要横下一条心做什么,半夜睡醒都在想的、多思善悟的人。他一直在搜索,前人为什么做得好,



潘有余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自己作品的差距在什么地方,如何改进。勤学苦练且身怀绘画和雕塑技艺的潘有余很快进入角色,无论制图、修建、装饰都是一把好手,很快在众多工人中脱颖而出。他操刀修建的碉楼,连羌族的老工匠都不得不服。潘老先生说,灰塑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技艺,当年开始从事泥水工作的时候就开始灰塑了。最早,给屋檐做“火镰扣”,就是最简单的,后来就逐渐揣摩和仿造前人的范例。用潘老先生的话说,“只要勤学善悟,舍得用心,就一定能做好。川西匠人都很聪明,一看就会”。

潘老先生拿出一张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老照片。照片上,风华正茂的他站在参与修建的一座石拱桥前面。他回忆到,当年建石拱桥做桥拱时,如何领悟图纸,如何用石头修好锥坡,如何把桥拱顶端最后一块石头放上去,都是靠灵巧和悟性。他当时从事的就是这样有技术含量的工作。而且最后的美化工作也成为读过美院的他专属工作。那时候,要在桥的廊檐挖成空框作为水泥的模板。潘老就将字临摹到木板上,再将木板沿字的轮廓挖成空框作为水泥的模板。最后,水泥的标语被永久地做到桥的立面上。当时一位和潘老关系甚好的技术员有部相机,硬拉着他在桥的前面留影,才留下了

他在那个年代唯一的一张照片。

► 还原古建筑的本来面目

古镇、古街、古建筑的动人之处,往往在于他们穿越时光的磨砺,仍保留着当年的面孔,肌肤上留下些许岁月的痕迹。如果经过修缮,都可以用“崭新”一词来形容,那将是古建筑最大的悲哀。这种悲哀,让游客叹息,更让热爱古建筑的专业人士痛心疾首。

2006年,安仁树人街、裕民街附近的15座公馆修缮,包括重建毁坏的万成堰纪念碑。潘有余担负了将纪念碑修旧如旧的任务。经过寻访,找到了纪念碑的石刻碑心和当年纪念碑的老照片,剩下的就靠潘老先生的手艺了。

潘老首先在纪念碑的原址发掘,找到了当年纪念碑的基础。拿着老照片,他开始根据基础的尺寸和当年材料的尺寸推算,万成堰纪念碑是一座约10米高的带底座和四角攒尖顶的砖结构建筑,外观糅合了塔和碑两种建筑的特点。胸中有了图纸,他便开始在纪念碑附近的瓦砾堆里寻找可以使用老砖。老砖有限,于是潘老决定老砖优先用在纪念碑的表面,碑身内部使用新建材填充。2007年的春日里,万成堰纪念碑容貌依旧,重新登场。

潘老认为,灰塑技艺的高低固然影

响作品的好坏,而对公馆建筑文化的理解,尤其是对公馆主人秉性的把握,更是传神的关键。他带我走到刘元璋公馆的门外,指着门口说:“你看,这个拱门和后面的门口叫‘将军盔’,像不像古时候将军的头盔?这说明这个公馆里面住的是个带兵打仗的将军。我们现在站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将军盔’,意思是‘进门一步见将军’,说明这座公馆的主人平易近人。”

在安仁公馆门楼灰塑的修缮中,潘老充分考证原有灰塑的题材、形态、工艺和材料,尽量让自己做出来的灰塑忠实于原作。即使需要他创作的,他也充分考虑安仁公馆灰塑的整体风格,使作品在整个公馆群中不显得突兀。他有意将大邑的知名风景融入创作之中,前面提到的受到马未都首肯的就是例子。就这样,在潘老的主持和操刀之下,安仁的一些重要的公馆重现了民国时期的本来面目。

► 让灰塑技艺薪火相传

潘有余老先生常说,灰塑不是一个专门的行当,处在建筑、雕塑的边缘,一般的课堂教育也不涉及,很容易被忽略或者轻视。

在众多的灰塑艺人中,潘老是有少的能写、能画、能设计、能操作的。于是,潘老一直有两个想法:一个是出一本关于川西古建筑艺术方面的书,另一个是将灰塑技艺传授给热爱这门艺术的有志青年。他说:“我的想法很简单,怕前人的东西失传,我们应当传承下来”。在潘老的构思中,这本书,浓缩了川西传统民居建筑,特别是林盘中的民居和公馆建筑木作、瓦作、泥作、石作、蔑作等技法。要让后人拿着这本书,就可以照着书做,像教材一样传承技法。他常常叮嘱徒弟:“手里的工具,要当成一支笔,把灰塑当画国画,大胆地利用明暗关系做出立体的。”

如今,潘有余老先生最大的心愿是能在安仁公馆这个积聚了川西灰塑艺术精华的地方开一间“安仁公馆灰塑坊”。他说:“在安仁公馆的大环境中,研究安仁灰塑,可以带出很多后起之秀。灰塑,不是谁的专利,是中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建筑艺术。”

灰塑的用色

□口述:潘有余 整理:吴志维

灰塑颜料有简有繁,简者“黑、白、灰”,繁者“红、橙、黄、绿、青、蓝、紫”。在安仁的灰塑用色中,黑、灰、白是地方传统色彩的常用色。

灰塑的基本原料是石灰,石灰的物料颜色是恒久的白色,但灰塑的黑色是不可忽视之色,人们都知道“烟墨、煤炭、铁黑”之类的黑色颜料可加入塑灰中,用于灰塑,实际上这些颜料只是用于表象而已。因石灰碱性较强,用少了被石灰碱化了,影响灰塑色彩,用多了降低了石灰的粘合可塑性,为此曾有匠师用“石墨、煤晶、紫胶泥、铁面粉”为原料。先按单一加工制作提纯后,再混合一起融化融色,未加入石灰前,其耐水性有独自的可塑性,与石灰相生相固,成为灰塑材料的恒久黑色。这种材料配方,师门内称其为“墨晶灰”。用此方法,灰调和塑泥中的“灰色”就方便容易多了。

从前,灰塑用颜料都是矿物和植物两类,用量少,就在颜料店购买。用量多,如寺庙、会馆大建筑的灰塑用料,都是购原材料自己加工制作。常用的材料有如下几种:

一、朱砂,是天然朱砂矿石直接研磨漂制而成,是硫化汞性质的矿物质颜料,朱砂里可提取出“朱标”。

二、银朱,是由硫磺和汞(水银)经搅拌和匀,装阳城罐内加热提生成硫化汞,再装入加铁筛扣的昇丹瓷坛内,密闭坛盖,盐泥封口。牢固筛扣,木炭火上加热升温而生成鲜红色的颜料,银朱里也能提出“朱标”。

三、群青,是纯碱、硫磺、高岭土、木炭为原料,经高温煅烧而成的半透明的蓝色颜料。

四、石绿、石青都是产于铜矿石里的颜料,石青出自赤铜矿,先将矿料捶细加清胶和青料在乳缸里研磨,清水淘洗去渣后清漂,积淀出头等石绿、石青。余渣如前法并研磨,依次沉淀出二、三、四等青、绿颜料。

五、雄黄、雌黄、赭石、赤石等颜料矿石,直接捶细研磨用铜丝罗筛过,各料分别收贮。

六、土红、土黄洗鲜色无杂质上等土、黄土,经火煅烧后研细丝罗筛过即得。

七、植物料有:黄栀子、姜黄、胭脂、红花、紫草等当地物产,收集后趁其鲜活,各料洗净,分类碎细,分缸发酵酸化熟透后,各色分别榨汁、浸浆、渍淀、晾干各装瓷罐内贴签,标明收贮。藤黄,中药店有售。蓝淀,染料店有售。(写到蓝淀,忆起从前唐场安仁手工纺织生产“老蓝布”的往事,该布在当地和川西南广大地区,倍受人们喜爱,很有口碑:“老蓝布有铜圆那么厚,穿穿耐穿穿得很。”岷江流域有名传扬的功德方言:“身穿老蓝布,做事要学正经人。”特忆此事,“老蓝布”,值得长相思。)